



貴州人民出版社

古文精華

译解

顏亨福 周才珠

古 文
精 华
译 解

颜 亨 福 周 才 珠

责任编辑 夏 凡
封面设计 石俊生
技术设计 夏顺利

古文精华译解

颜亨福 周才珠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3印张 340千字 2插页

印数1—6,330

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 10115·754 定价: 2.10 元

目 录

知实	(1)
登楼赋	(14)
前出师表	(20)
后出师表	(29)
典论·论文	(38)
与山巨源绝交书	(48)
华佗传	(64)
归去来兮辞(并序)	(77)
张衡传	(85)
过江诸人	(95)
北山移文	(99)
与宋元思书	(110)
滕王阁序	(113)
《张中丞传》后叙	(128)
师说	(140)
答李翊书	(147)
送李愿归盘谷序	(155)
柳子厚墓志铭	(161)
陋室铭	(173)
捕蛇者说	(176)
封建论	(183)

钴鉞潭西小丘记	(201)
醉翁亭记	(207)
秋声赋	(213)
《五代史·伶官传》序	(218)
爱莲说	(224)
墨池记	(226)
赤壁之战	(231)
答司马谏议书	(255)
石钟山记	(261)
前赤壁赋	(268)
教战守策	(276)
留侯论	(285)
《金石录》后序	(293)
戊午上高宗封事	(314)
《正气歌》序	(326)
送何太虚北游序	(330)
送东阳马生序	(338)
卖柑者言	(346)
项脊轩志	(351)
报刘一文书	(360)
五人墓碑记	(367)
原君	(377)
廉耻	(388)
左忠毅公逸事	(394)
登泰山记	(400)
病梅馆记	(406)

知 实（节录）

【作者及作品介绍】 王充（27—97年），字仲任。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东汉时期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他出身“细族孤门”，家境清贫，但笃志好学。少游洛阳太学，曾师事大儒班彪。历任州县小官，很不得志，后来罢职居家，从事著述。

王充生活在汉代，当时董仲舒大肆宣扬“天人感应”的唯心论先验论，王充针对董仲舒的唯心主义哲学进行了系统批判。他反对“天人感应”论，反对鬼神迷信，认为天是无意志的自然物质，人的精神不能脱离形体，这种唯物主义观点对后来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产生了深远影响。当然他的唯物主义思想也因时代的局限而不彻底，有时不免陷入宿命论的泥坑。王充的著作主要有《论衡》一书。今本《论衡》实存八十四篇。是研究我国古代哲学思想的重要著作。

【题解】 本文节选自《论衡》第二六卷《知实》篇。在这篇文章里，王充从朴素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观点出发，指出直接感觉、观察是正确认识客观事物的正确方法，凡没有经过效果的实际检验的都只能视为不可靠的空话，这对宣扬先知先觉的唯心主义无疑是有力的批判。文中还以大量例子

证明孔子也不是什么“生而知之”的圣人，在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社会条件下，王充的这种勇敢无畏的精神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原文】 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1]，则虽甘义繁说^[2]，众不见信^[3]。论圣人不能神而先知^[4]，先知之间，不能独见^[5]，非徒空说虚言，直以才智准况之工也^[6]。事有证验，以效实然^[7]。何以明之？

【通译】 但凡讨论事理的人，违背真实而拿不出证据，那么，〔他〕虽然〔讲〕漂亮的道理，作长篇大论的演说，众人还是不相信。说圣人不能够神明地有先验的知识，在先知的人中间，也不能有独立创见，〔这〕不是凭空说假话，仅仅依靠才能智识来进行巧妙的揣测。〔圣人不能先知独见的〕事是有证据的，用来证明确实如此。用什么来证明它呢？

【注释】 [1] 论事者：评价议论事理的。效验：证实检验。效，证实。 [2] 甘义繁说：漂亮的道理长篇大论的演说。甘，美好。《左传·昭公十一年》：“今币重而言甘，诱我也。”本文作漂亮解。繁，多。这里作冗长解。 [3] 不见信：不相信。在这里，“见”不表被动意义。 [4] 神而先知：神明而有先验的知识。按：班固认为：“圣人所以能独见前睹，与神通精者，盖皆天所生也。”这是一种唯心论的先验论。王充认为“圣人不能神而先知”，这是对班固的有力批驳。先知，即先知先觉。 [5] 不能独见：不能够有独自的创见。 [6] “非徒”二句：意思是这不是凭空而论，仅仅依靠才智来进行巧妙的推测。直，仅。准况；推测比拟。工；巧妙。 [7] 实然：确实是如此。指圣人不能先知独见。

【原文】 孔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曰^[1]：“信乎^[2]？夫子不言，不笑，不取，有诸^[3]？”对曰：“以告者过也^[4]。夫子时然后言^[5]，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6]，人不厌其取。”孔子曰：

“岂其然乎^[7]？岂其然乎？”天下之人有如伯夷之廉^[8]，不取一芥于人^[9]；未有不笑者也。孔子既不能如心揣度^[10]，以决然否^[11]，心怪不信^[12]，又不能达视远见^[13]，以审其实^[14]。问公明贾乃知其情。孔子不能先知，一也。

【通译】 孔子向公明贾询问公叔文子〔的情况〕说：“真的吗？〔公叔文子〕先生不说，不笑，不取〔别人东西〕，有这回事吗？”〔公明贾〕回答说：“将〔此话〕告诉〔您〕的人弄错了。先生在适当的时候才发言，人们不讨厌他的话；欢乐的时候才发笑，人们不厌烦他的笑；合理的〔财物〕才取，人们不厌恶他的索取。”孔子说：“难道是这样吗？难道是这样吗？”天下的人有象伯夷那样廉洁的，不拿取〔别人〕一点东西，但没有不说话，不发笑的。孔子既不能随心所欲地揣测衡量，来判断是或不是，心里奇怪，不能相信，又不能顺利地观察远远地看见，来考察公叔文子的实情。询问公明贾后才知道公叔文子的真实情况。孔子不可能先知，〔这是〕第一〔个明证〕了。

【注释】 [1]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春秋末期杰出思想家、教育家。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儒家学派创始人，其主要言行见于《论语》一书中。公叔文子：卫国大夫。公明贾（jiǒ 假），卫国人，姓公明，名贾。 [2] 信乎：真的吗？信，确实。《左

传·昭公元年》：“子皙信美矣。”〔3〕有诸：有这回事吗？诸，“之乎”的合音词。之，指“夫子不言，不笑”这回事。乎，表疑问语气。〔4〕告者过也：告诉者的过失、差错。〔5〕时然后言：适时的时候才说话。意思是不信口乱说。时，合时，在适当的时候。

〔6〕义然后取：符合义的规范才索取。义，这里指合理。〔7〕岂：难道，反诘副词。其：句中语气词，可加强反诘语气。〔8〕伯夷之廉：伯夷的廉洁。伯夷，商末孤竹君长子。初，孤竹君以次子叔齐为继承人。孤竹君死后，叔齐让位于伯夷，伯夷不受，后二人一起逃至周。周武王灭商后，他与弟叔齐逃到首阳山，不食周粟而死。

〔9〕芥：小草。这里用来比喻细微的事物。〔10〕如心：趁心，随心所欲。〔11〕决然否：判断是或不是。决，决断，判断。

〔12〕心怪不信：心里感到奇怪而不相信。〔13〕达视遥见：意思是顺利地看见那极远之地的事物。这里指孔子不能从鲁国远远地看到卫国。达视，顺利地看。遥见，远远地看见。〔14〕审其实：考察他的实情。这里指孔子不能了解公叔文子是否不言不笑不取。审，考察。

【原文】 陈子禽问子贡曰^[1]：“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2]。求之与？抑与之与^[3]？”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4]。”温良恭俭让，尊行也。^[5]有尊行于人，人亲附之^[6]。人亲附之，则人告语之矣^[7]。

【通译】 陈子禽问子贡说：“〔孔〕老先生到达这个国家，一定知道该国的政治情况，是向人打听得到它呢？或者是〔别人〕主动告诉他？”子贡说：“先生〔凭〕和善、平易、有礼貌、有节制来得到政情。”和善、平易、有礼貌、有节制是高尚的品德。对人有高尚品德，人们〔就会〕亲热地接近他。人们亲热地接近他，那就是人们〔主动〕告诉他了。然而

然则孔子闻政以人言，不神而自知之也。

齐景公问子贡曰^[8]：

“夫子贤乎^[9]？”子贡对曰：“夫子乃圣，岂徒贤哉^[10]？”景公不知孔子圣，子贡正其名^[11]。子禽亦不知孔子所以闻政，子贡定其实^[12]。对景公云：“夫子圣，岂徒贤哉？”则其对子禽亦当云：“神而自知之，不闻人言。”以子贡对子禽言之，圣人不能先知，二也。

孔子知道政情是从别人的话〔得来〕，〔他〕不是神明地自己先知道。齐景公问子贡说：“先生贤明吗？”子贡回答说：“先生是圣人，岂止仅仅贤明呢？”齐景公不知道孔子是圣哲，子贡使他的名分正。子禽也不知道孔子用来知道该国政治的方式，子贡断定了他的实情。对齐景公说：“先生是圣人，岂止仅仅贤明呢？”那他对子禽也应当说：“〔先生〕神明地自己先知道，没有听别人说过。”凭子贡对子禽说的话，圣人不能预先知道，〔这是〕第二〔个例证〕了。

【注释】 [1] 陈子禽问子贡：语见《论语·学而》。但《论语》中无“陈”字。陈子禽，姓陈，名亢，字子禽。子贡（前520—？），姓端木，名赐。春秋末期卫国人。孔子的弟子，他善于辞令，曾经商于曹国、鲁国之间，富至千金。也曾游说齐、吴等国，促使吴国救鲁伐齐。 [2] 夫子：指孔子，古代“夫子”是一种尊称，相当于现在称“先生”。邦：指当时的诸侯国。闻其政：知道这个国家的政治情况。 [3] 求：这里指向别人打听。抑：或。与之：给他。这里指别人主动把情况告诉孔子。 [4] 以得之：来得到它。之，指政治情况。 [5] 尊行：高尚的品德。 [6] 亲附：亲近依附，这里指亲热地接近。 [7] 告语：告诉，说给。 [8] 齐景公（？

—前490年)，即杵臼，姓姜。齐庄公异母弟。春秋时齐国国君。公元前547—前490年在位。他在位时残酷剥削百姓，刑罚严酷，许多人遭刖足之刑。〔9〕贤：贤明。〔10〕圣：圣人，圣哲，用作动词。徒：范围副词，只，仅仅。〔11〕正其名：使他的名分正。正，使动用法。其，指孔子。〔12〕所以：表示方法。定其实：断定他的真实。

【原文】 颜渊炊饭，尘落甑中^{〔1〕}。欲置之则不清^{〔2〕}，投地则弃饭^{〔3〕}。掇而食之^{〔4〕}。孔子望见，以为窃食^{〔5〕}。圣人不能先知，三也。

【通译】 颜渊煮饭，灰尘落在甑子中。想不管它，又怕饭不干净。

〔想把沾上灰尘的饭〕扔在地上，又〔怕〕把饭糟踏了。〔于是〕拾起来吃掉它。孔子看见，认为〔颜渊〕偷饭吃。圣人不能先知，〔这是〕第三〔个例证〕了。

【注释】 〔1〕颜渊（前521—前490年），名回，字子渊、渊。鲁国人。他是孔丘的得意门徒。他天资聪慧，虽贫好学，以德行著称。孔子称他“不迁怒，不贰过”，“贫居陋巷，箪食瓢饮，而不改其乐”，“其心三月不违仁”等等。〔2〕“欲置”句：意思是想不管它，又怕饭不干净。清，清洁。〔3〕“投地”句：意思是想把被灰尘弄脏的饭扔掉，又怕糟踏了饭。〔4〕掇（duō多）而食之：拾起来把它吃掉。掇，拾。〔5〕窃食：偷饭吃。

【原文】 途有狂夫，投刃而候^{〔1〕}；泽有猛虎，厉牙而望^{〔2〕}。知见之者，不敢前进。如不知见，则遭

【通译】 路上有暴徒，拿着刀而等候〔行人〕；山泽里有凶猛的老虎，磨利牙齿而看着〔猎物〕。知道或看见暴徒猛虎的人，不敢向前走。如果不知道也未看见，那就

狂夫之刃，犯猛虎之牙矣^[3]。匡人之围孔子^[4]，孔子如审先知，当早易道^[5]，以违其害^[6]。不知而触之，故遇其患。以孔子围言之^[7]，圣人不能先知，四也。

会遭到暴徒的利刀〔杀害〕，碰上猛虎的牙齿〔而被吃掉〕。匡邑的人包围孔子，孔子如果察情事先知道，应该提早改道，以便避开这场祸患。没有预先知道而触怒了匡人，故遭到他们的包围。拿孔子被〔匡邑人〕包围来说，圣人不能先知，〔这是〕第四〔个例证〕了。

【注释】 [1] 狂夫：狂妄无知的人，亦即歹徒。投刃：这里指拿着刀。 [2] 泽：这里指深山大泽。厉牙：把牙齿磨锋利。厉，通“砺”，磨。 [3] 犯猛虎之牙：意思是被猛虎吃掉。犯，冒犯，触犯，这里有“碰上”之意。 [4] “匡人”句：据《史记·孔子世家》载：“去卫，将适陈，过匡……匡人闻之，以为鲁之阳虎。阳虎尝暴匡人，匡人于是遂止孔子。孔子状类阳虎，拘焉五日。”匡，春秋时宋国的城邑，在今河南长垣县西南。 [5] 易道：改道。 [6] 违其害：躲开这场祸害。违：避，躲开。《左传·庄公四年》：“纪侯大去其国，违齐难也。” [7] 孔子围：孔子被包围。围，这里作被动意义，指被围。

【原文】 子畏于匡，颜渊后^[1]。孔子曰：“吾以汝为死矣^[2]。”如孔子先知，当知颜渊不触害^[3]，匡人必不加悖^[4]。见颜渊之来，乃知不

【通译】 孔子受到匡人的威胁，颜渊后到。孔子说：“我以为你已经死了。”如果孔子是先知，应当知道颜渊没有遇害，匡人一定不会背理而加害他。〔孔子〕看到颜渊回来，才知〔他〕没有死；〔颜渊〕没有回来的时候，认为〔他〕死了。圣人不

死；未来之时，谓以能够先知，〔这是〕第五〔个例证〕
为死。圣人不能先了。
知，五也。

【注释】〔1〕畏于匡：受到匡人的威胁。畏，受到威胁的意思。后：方位名词用作动词，后到的意思。〔2〕“吾以”句：《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状类阳虎，拘焉五日。颜渊后，子曰：‘吾以汝为死矣。’颜渊曰：‘子在，回何敢死！’”以：认为。“汝”：《论语》作“女”。〔3〕触害：遇害。〔4〕加悖：指违背事理而加害颜渊。按：匡人围孔子是因为孔子的相貌象鲁国的阳虎，阳虎曾虐待过匡人，匡人恨阳虎而误把孔子当阳虎包围起来。颜渊与匡人无仇，故匡人不会无端加害于他。

【原文】 阳货欲见孔子^[1]，孔子不见。馈孔子豚^[2]。孔子时其亡也^[3]，而往拜之^[4]，遇诸途^[5]。孔子不欲见。既往候^[6]，时其亡，是势必不欲见也。反遇于路。以孔子遇阳虎言之，圣人不能先知，六也。

【通译】 阳虎想让孔子谒见他，孔子不愿谒见。〔阳虎就〕送〔一个〕蒸熟的小猪给孔子。孔子窥探阳虎不在家，而前往拜见阳虎，〔却〕在路上遇见了阳虎。孔子不想见到〔阳虎〕。既已前往拜谢，〔又〕窥探阳虎不在家时〔才去〕，这情势一定是不想见到〔阳虎〕的了。返家时在路上相遇。拿孔子相遇阳虎来说，圣人不能够先知，〔这是〕第六〔个例证〕了。

【注释】〔1〕阳货：又叫阳虎。春秋后期季孙氏家臣。他挟持季桓子，据有阳关（今山东泰安南），掌握朝政，权势极大。后因反“三

桓”被击败，出奔阳关，投靠赵鞅，为赵鞅家臣。欲见孔子：想让孔子谒见自己。见（xiàn 琨）：用作使动，使谒见。〔2〕馈（kuì 愧）：赠送。豚（tún 臀）：小猪。这里指煮熟的小猪。〔3〕时其亡：窥探他不在家。时，通“伺”。等候，等待。这里作窥探解。亡，逃离。这里作出门不在家解。〔4〕拜：拜谢。〔5〕遇诸途：在路上遇见了他。诸，“之于”的合音，之，指阳虎。〔9〕候：问候。这里指拜谢。

【原文】 长沮桀溺耦而耕^[1]，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2]。如孔子知津，不当更问^[3]。论者曰^[4]：欲观隐者之操^[5]。则孔子先知，当自知之，无为观也^[6]。如不知而问之，是不能先知，七也。

【通译】 长沮和桀溺两人各持农具并肩耕地，孔子经过他们的面前，叫子路向他们打听渡口。如果孔子知道渡口〔在什么地方〕，不应该再询问。谈论这件事的人说：〔孔子〕想观察隐士的操守。那么孔子〔既然是〕先知，应该自己知道他们的操守，用不着试探了。如果不知道而询问他们，这就不能够先知，〔这是〕第七〔条例证〕了。

【注释】 〔1〕长沮（jù 巨）、桀溺：两个隐士的名字，身事不详。耦（ǒu 偶）而耕：古代一种耕种方法，两人并肩而耕。〔2〕子路（前542—前480年），即仲由，又字季路。春秋时期鲁国卞（今山东泗水）人。孔丘的得意门徒之一。他性情豪爽直率，勇敢过人。为人谦虚，闻过则改。对父母极为孝顺。初仕鲁，后事卫。孔子任鲁国司寇时，他任季孙氏的宰，以后又为卫大夫孔伋之宰。在贵族内讧中被杀。问津：打听渡口。津，渡口。〔3〕更：再。〔4〕论者：谈论的人。〔5〕隐者之操：隐士的操守。隐者，隐居不当官

的人。操，品德，操守。看，这里作“试探”解。

〔6〕无为观也：用不着试探了。观，

【原文】 孔子母死，不知其父墓，殡于五甫之衢^{〔1〕}。人见之者，以为葬也^{〔2〕}。盖以无所合葬^{〔3〕}，殡之谨^{〔4〕}，故人以为葬也。邻人邹曼甫之母告之^{〔5〕}，然后得合葬于防^{〔6〕}。有茔自在防^{〔7〕}，殡于衢路，圣人不能先知，八也。

【通译】 孔子的母亲死了，〔孔子〕不知道自己的父亲的坟墓〔在何处〕，〔于是将母亲〕暂埋在五甫的道路旁边。人们看见这事的，认为是合葬。大概是因为没有合葬的地方，暂埋母亲也很隆重，所以人们认为是合葬了。邻居邹曼甫的母亲告诉孔子〔父亲的葬地〕，然后才得以合葬在防。〔父亲〕有坟本来在防，〔却〕暂埋〔母亲〕在大路旁边，圣人不能够先知，〔这是〕第八〔个例证〕了。

【注释】 〔1〕孔子母死：《礼记·檀弓上》作“孔子少孤”，“不知其父墓”。《檀弓上》作“不知其墓”，无“父”字。 殡：暂时停放灵柩或暂时安埋。 五甫：衢名。《檀弓》作“五父”。 衢（qú渠），四通八达的道路。按：古代礼制，父母死后要合葬在一起。孔子因不知道父亲的坟墓在何处，所以先暂时安埋母亲在五甫之衢，以待找到父亲的坟墓后才将父母合葬一处。 〔2〕以为葬：认为是合葬。因为孔子在殡埋母亲时，不因暂埋而草草了事，而是很隆重地办理，所以见者以为是合葬。以为，认为。 〔3〕无所合葬：这里指没有合葬的地方。 〔4〕殡之谨：暂时安葬也很谨慎、隆重。谨，慎重，这里指隆重。 〔5〕邹曼甫之母：《檀弓》作“问于厓曼父之母”，文字略异。 〔6〕防：地名。 〔7〕茔（yíng营），坟墓。指孔子之父叔梁纥的

校墓。 自：本来。

【原文】 既得合葬，孔子反^[1]，门人后^[2]。雨甚^[3]。至^[4]，孔子问曰：“何迟也^[5]？”曰：“防墓崩^[6]。”孔子不应^[7]。三^[8]。孔子泫然流涕曰：“吾闻之，古不修墓^[9]。”如孔子先知，当先知防墓崩。比门人至^[10]，宜流涕以俟之^[11]。人至乃知之，圣人不能先知，九也。

【通译】 合葬完毕，孔子〔先〕返回，弟子们后到。雨下得很大。〔弟子们〕到后，孔子问道：“为什么回来晚了呢？”〔弟子们〕回答说：“防地的坟墓崩塌了。”孔子没有说话。〔弟子们反复〕几次〔告诉他〕。孔子簌簌落泪说：“我听说，古代不筑坟。”如果孔子是先知的人，应该事先知道防地的坟墓崩塌。等到弟子们回来时，应流着眼泪等候他们。人回来〔告诉他〕才知道〔坟墓崩塌〕，圣人不能够先知，〔这是〕第九〔个例证〕了。

【注释】 [1] 反：通“返”，回来。 [2] 门人后：弟子们后面回来。门人，这里指孔子的学生。后，用作动词。 [3] 雨甚：雨下得很大。这里是说，孔子回来时未下雨，他的弟子们留下继续筑坟，大雨过后才返回。 [4] 至：到。这里指孔子的弟子们从墓地返回。 [5] 何迟也：为什么回来得这么晚。 [6] 防墓崩：防地的坟墓崩塌。这里指被大雨冲塌。 [7] 不应：不做声，沉默。 [8] 三：再三，多次。这里是说弟子们见孔子不做声，多次把坟墓被大雨冲塌的情况告诉他。 [9] 泫（xuàn）然：泪珠下滴的样子。涕：眼泪。古不修墓：古代不修筑隆起的坟墓。按：古代是“墓而不坟”，即安葬死人不堆砌高出地面的坟堆。孔子为自己的父母筑坟大约是为了便于辨认。 [10] 比：等到。 [11] 俟（sì四）：等候。

【原文】 子入太庙，每事问^[1]。不知故问，为人法也^[2]。孔子未尝入庙，庙中礼器众多非一^[3]，孔子虽圣，何能知之？以尝见实已知^[4]，而复问，为人法^[5]。孔子曰：“疑思问^[6]。”疑乃当问邪^[7]？实已知，当复问，为人法。孔子知五经^[8]，门人从之学，当复行问以为人法，何故专口授弟子乎^[9]？不以已知五经复问为人法，独以已知太庙为人法，圣人用心，何其不一也！以孔子入太庙言之，圣人不能先知，十也。

【通译】 孔子进入太庙，每件事都问。〔因为〕不知道，所以询问，

〔这是〕为了给人们作榜样。孔子未曾进入太庙时，太庙中的祭祀礼器非常多，不止一件，孔子虽然是圣人，怎么能〔全部〕知道它们〔的名称和用途〕呢？〔有人〕认为〔孔子〕曾见过这些礼器并已知道〔它们的名称和用途〕，〔之所以〕再问，〔是〕为了给人们作个〔守礼〕的榜样。孔子说：“怀疑就想问。”怀疑才应该问吗？〔如果〕孔子实在已知道，〔但认为〕应该再问，让人效法，〔那么〕孔子懂得五经，弟子们跟他学，〔孔子〕应当仍旧问人，让人效法，为什么专门口授给弟子们呢？〔为什么〕不把已懂得的五经再问别人，让人效法，唯独用已经知道的太庙〔礼器问人〕让人效法？圣人的用心为什么这样不一致呢？从孔子入太庙〔这件事〕来说，圣人不能够先知，〔这是〕第十〔个例证〕了。

【注释】 [1] “孔子”二句：语见《论语·八佾》。太庙：开国之君的庙。这里指鲁国开国之君周公旦的庙。 [2] 为人法：给人作